

13

T5417/2153

皇南詞勳集卷之四十六

序壽八首

壽李司封先生二親序

李先生燕居進門弟子而詔之曰我自昔遜于學
造于鄉賓于天子迺介服在王官淹茲天邑我母
太夫人倏而屆者司封家君亦且臻斯境矣餘月
六日寔太夫人以降之辰迺不遑一觴之將我是
以明發有懷于闕之限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
言不遑也小子識之門弟子避席曰嘗聞冬為玄

吳郡 皇甫汈子循 撰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序壽八首

壽李司封先生二親序

李先生燕居進門弟子而詔之曰我自昔遜于學
造于鄉賓于天子迺今服在王宮淹茲天邑我母
太夫人倏而屆耆司封家君亦且臻斯境矣餘月
六日寔太夫人以降之辰迺不遑一觴之將我是
以明發有懷于閩之隈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
言不遑也小子識之門弟子避席曰嘗聞冬為玄

英一曰安寧玄英之義順而精矣季冬之月日在
婺女婺女之義巽而貞矣在玄爲羨黃純坤矣越
載生明幾漸盈矣誕彌獻歲寅贊成矣太夫人之
賢而壽也宜哉先生曰媿哉言乎爾徵之天道已
乎門弟子又曰嘗聞藐焉方輿志秉陰矣揚州之
域建歐寧矣碧水丹山竅厥靈矣侯虛侯止氣化
凝矣川后貢符淑女生矣太夫人之賢而壽也宜
哉先生曰媿哉言乎爾徵之地道已乎門弟子又
曰嘗聞顓頊之裔國氏曰曹爰歸於李亦帝之苗
太夫人嗣音于姑于姑有光勗爾君子君子克昌

恃爾多男靡不允臧陰範于里里尚乎中行太夫
人之賢而壽也宜哉先生曰媿哉言乎爾徵之人
道已乎二三子出沔也後先生謂沔曰夫二三子
之言何如沔曰徵天道者胚胚乎端之謹乎地道
其淵淵乎末之潛乎人道則彰彰乎其幾矣夫太
夫人女順刑于家母儀流于國壽不于其賢哉壽
不于其賢哉君子載儀得此令妻以莫不宜眉壽
與齊可以觀德也夫迺若先生待詔摘藻司封握
爵崇以顯榮褒章殊典渥馬來貺扈以寵珍夙夜
匪懈守官適訓昭以令名可以觀孝也夫于是爲

封君壽及其太夫人何妻不敢先夫子不敢以母
踰父之誼也是故以言乎德德惟懋矣以言乎孝
孝惟則矣以言乎三才則備矣先生曰汭也之言
可以壽吾二人已乎小子識之遂退而書為序賡
為詩歌者凡十又一人

寄壽少宰汝湖謝公七十序

會稽郡少宰汝湖謝公壽屆七十厥配毛夫人與
之偕老從弟慕佐刺澶州思以頌其兄時僚友咸
喜聞其事而願為之辭幕乃曰倬彼安西述德江
左晉肇高風木振休烈迄明繩祖嗣登三傳適美

千禩迺誕少宰早發巋科寅清建禮端揆副銓奕
葉簪組蟬聯虎映皇極錫福惟德是備俾昌而大
俾耆而艾敬獻一觴之祝謝子曰昔賢恥居純袴
不言門第名遂身退有遺榮者矣非吾所願聞也
尉乃曰公性亶聰哲學臻博極摘藻揆天敷文緯
國講筵兼席啓沃洪毗貢舉掄才得人斯盛功言
並懋是為不朽敬獻一觴之祝謝子曰職在太史
金匱掌之公猶曰名與身孰親也丞乃曰在昔東
山之臥埭墅流輝烏衣之遊華萼相飭今留園嘉
麗不減東山敦賞子姓絕勝烏衣酒肴雜陳無恡

百金絲竹間奏恒卜清夜逍遙以適性恬澹以引
年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敬獻一觴之祝謝子曰
美哉幾乎然唐風之誠宴樂枚發之侈遊盤衛生
者方以爲廢機也刺史曰稽山之陽禹穴在焉是
史公觀道之所也臨海之嶠石門通焉是康樂窮
探之逕也姚江之濱鏡湖滙焉是賀監避喧之地
也耶溪天姥往往畸人羽客靈異出焉公將有見
於昭曠與造物者遊飡霞茹芝輕舉高蹈而淑媛
相內家省無憂同躋壽域邁其德音自是甲子寧
有旣乎某少業公門如彼靈運鍾情惠連其詩曰

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復見於今矣敬獻一觴
之祝謝子曰美哉言乎葺以加矣余不復請矣敬
爲刺史舉觴丞乃授簡緘文發使馳之會稽

奉壽介谿嚴相公八十詩并序

蓋聞 聖王膺曆則瞻首盈朝 哲后垂綃斯宿
齒在位道論軒時謨明堯日此名世之烈每際乎
中興平格之徵無爽於保義者也大師相介谿嚴
公產應星精神由嶽降早發藝苑晚陟台司今
天子勵精飭治於上而公篤棊承休於下懋簡
宸衷贊成幾務交孚匪偶相得益彰迨 上聿修

玄默公爰守清靜遇有道之長著不息之久用是
閱崇品垂鴻勳享榮名躋上壽自天申命豈人可
徼致哉嘉靖紀年三十有八載公年八十王正之
吉寔維誕辰內外卿士大夫奔走驩慶輸琛輦璧
奇巧織縵以將其儀公卻而不登膾鮮臞肥甘和
芳越以羞其俎公撤而不御纓綬聯耀履綦響臻
來獻其觴斯受而酬之凌雲鬱思揆天響藻跼陳
其辭則樂而聽之頌者曰公在講幄則

帝心格 聖學純是宜清燕以接公掌成均則德
教敷英才育是宜延胃以資公佐銓筦則俊良升茂

異拔是宜總攝以聽公作秩宗則朝章釐祀事舉
謁款薦殷 郊廟用享是宜百祿以道公入政垣
天子是毗多歷年所以公有調燮之功而甘露降
慶雲興雨罔愆期雪必應候是宜蟒服以庸以公
有密勿之功而嘉禾屢生兩岐之麥三秀之草歲
馳驛驅是宜賜第以居以公有啓沃之功而玄豹
馴白鹿孳靈兔瑞雀時奏垆牧是宜銀章以綰旌
忠勤敏達焉以公有經緯之功而弘文丕變大雅
復作是宜大官推食侑以上尊焉以公有運籌之
功而胡虜賓洽倭夷卽序踰沙軌漠納費充庭是

宜錫公彤弓以威彤矢副焉以公有包容之量攝
謙之度是宜錫公乘輿以朝上殿優禮焉以公上
壽 國脉下殖民生不獨自引其年而已是宜授
公師傅之任兼宰職位特進焉 湛恩汪濊隆古
罕見衆皆歌而頌之史官書其事盟府載其勲矣
予小子涉復奚辭之加乃作而歎曰美哉壽乎
聖天子咸五登三其數尚八蓋八者數之始也天
道以八節成歲功地道以八方正疆域 帝道以
八柄馭臣下相道以八統詔庶民音以從律風以
宣氣法以出治政以經邦咸八也伏羲作易始畫

八卦重之爲六十四演之爲四千九百六十過此
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數寧有窮乎若夫起尚父於
渭濱迎申公於魯邸並以八十之年爲始進之日
矧公嗇神葆真身康力健聰朗猶少視履旋吉子
孫濟美可以長生可以事君俾公耆艾而熾若淑
而昌天實爲之天道不息而

帝克配焉

聖壽無疆而公克贊焉數之適相值也涉旣麾之
門牆越在草莽追惟疇昔不忘國士之知願厠邑
人之祝敬上詩一首凡十有六句倍八也總百有

十二字符公算云

位極名高壽更縣古來能得幾人全香山未許遺
榮日渭水纔逢兆夢年六考久清黃閣寄兩朝常
侍赤墀前題封細字猶能草應制新辭到處傳三
世絲綸親見掌一門簪紱總稱賢大官分膳充羔
鼎元夕留燈照綺筵 禁內賜輿師禮重殿中扶
拜 帝恩偏遙心欲獻南華頌直擬春秋至八千

奉壽存齋徐相公六十詩并序

雲間存齋徐公之入相也歲幾一紀年甫六旬壬
戌季秋既望五日近台垣而開壽域追佳節而秩

初筵信福履之永綏古今所稀覯也一時展慶者
軒騎粲其盈門觴籌交於四座小子沆乃從吳下
賦詩以將或曰相公之誕朝中鴻筆鉅卿暨海內
綴文之士莫不鸞鸞鳳以攄辭効岡陵而製頌山
林外史奚足爲重亦遙厠其末耶余曰不然天保
之詩曰萬壽無疆斯天子之壽群臣能頌之矣而
何取於華封之祝閼宮之詩曰千歲無有害斯諸
侯之壽群下能頌之矣而何取於麥丘之辭蓋人
有隱而重言有微而徵也矧余與公忝鄉曲之誼
蒙筆札之知者哉身已棄置志無所干言非溢美

而貢諛殆有足采者矣辭曰

少年名冠曲江春扈

聖今爲第一人共道歲星曾誕倩由來崧嶽果生
申校書盡欲窺中秘抗疏寧辭作外臣宣室召歸
資啓沃平津特拜掌絲綸掄才悉采東南美典禮
嘗懷夙夜寅壽介六旬花始甲期逢九月菊司辰
上尊賜出皆成露 御饌頒來併是珍 勅降紫
泥承 旨渥句題紅藥見詩神謝庭濟美堪稱鳳
漢閣酬勲待畫麟已羨黑頭登極品還將黃髮頌
無垠

代郡守壽文太史九十序

聞有天壽有人壽有家壽有鄉壽有國壽若夫挺
靈錫哲爲世作模此天申之壽而年蓋不足加焉
立德纂言垂名不朽此人修之壽而爵固不足多
焉杖屨以安皮閣以奉此子孫之隆孝養也耆德
宿望表正一方此鄉人之所以尚齒也燕饗有禮
告存有秩此先王之所以引年也若太史衡山先
生者秉倫鑒於三吳寄典刑於一代非古所謂達
尊者耶今 上御極之初端冕右文側席求士遂
企弓旌之招膺珪璋之薦待詔金馬給札蘭臺亦

一時之奇遇也然非公所好乃倦長卿之遊高仲
連之蹈抗跡山棲委懷丘索書絕交於貴門足不
踐於令室四十載矣由是清節著於中朝懿行重
於鄉閭文章載於史館聲名燁於海內兼以妙解
詩律則少陵非工並精翰墨則內史爲劣戲染六
角價踴市間誤點尺幅異域爭購皆其餘事而公
不以自詡也余昔家食時卽聞其名想見其人而
不可得幸而出守茲郡間造其廬接其光儀承其
謦咳始大慰平生而公躋九十之年耳目聰明步
復輕捷日通問字之賓不輟揮毫之典使淄川朝

訪猶可受伏生之經魯邱父延尚堪備申公之顧
蓋公雖遊於羣藝之死而不以雕篆傷氣雖產於
紛華之俗而能以恬澹養心宜享遐永之齡綏康
寧之福者也其視歸科顯仕爲何如哉竊恠夫養
禮廢缺無復鳩玉之頒燕饗之制珍糜之從蒲輪
之遣公誕之辰聞其子姪昆弟聚族羅拜觴而祝
焉在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則家爲之壽矣履
綦響臻軒車駢集觴而頌焉在詩曰酌以大斗以
祈黃耇則鄉爲之壽矣燕饗之禮獨可廢乎矧今
之郡古之國也今之守古之侯也敬老尊賢牧守

之職也陳蕃下榻於南州謝朓餉秉於東海前史
紀之矣乃與二三僚友圖爲公觴昉鄉飲之期惇
大賓之享乃勅酒正具醪外饗司割樂師登歌擴
紹贊儀公其照臨庠舍揖讓阼階余等次第更起
而獻壽焉展乞言之思惠周行之示在詩曰如岡
如陵三壽作朋庶幾乎 聖朝之憲章國老之遺
義歟僉曰善是舉也嘉禮旣洽衆賓有懌余忝主
者宜書其事俾吳人傳之爲美談云爾敢曰文乎
哉

七叩壽林叟七袞

閩中林子大黼幼挺英資長臻博極冠齡駿發篋
遊京國賈生浮湘而賦雄史遷探會而道得曾大
父勿齊公爲姑蘇教授化覃吳中余先祖祠部公
亦出其門學正濟美綽有父風逮孫思所將子徂
東雅多交知籍甚聲稱余兄弟因投分於潘岳遂
忘年於禰衡庚申孟秋十有二日壽屆古稀林子
圖展家慶陟岵興思乃謁大夫問所以壽其親者
大夫曰余吳人也而子又久處於吳將筐洞庭之
甘橘匪茂苑之香稷和尊羹於鱸膾泛蘭醕以縹
清食俾口爽飲俾顏柔子歸而享以爲壽可乎林

子曰膳有常珍窮味非養也大夫曰閭闔之肆筒
綺華縟弱以羅紈織以紗縠符彩揚輝侈袂炫服
被之夏涼襲之冬煖子歸而獻以爲壽可乎林子
曰裋褐敦素致飾非衷也大夫曰越有狡童亦有
靜姝歌以麗曲間以吳歛靡曼子夜激楚陽阿子
歸而奏以爲壽可乎林子曰五聲病耳荒樂非康
也大夫曰豫章之材湖賓之石運以郢斤驅以秦
力延般師於香山構溫房於清室君子攸躋於以
燕息子歸而居以爲壽可乎大夫曰賁園掃徑崇
高非制也大夫曰言游妙藝粲若春敷揆爲藻績

咀爲道腴將使機雲綴辭翰融託諷賡松栢之章
第南山之頌子歸而稱以爲壽可乎林子曰贈人
以金不若贈人以言僕所願聞也幸終教之大夫
曰列鼎充飫不若鷄豚之逮存也營燥置萬不若
結駟之及門也思所公雅抱經世之才不膺一命
之寄昭德繩武惟爾是異子其乘嘉運叅彙征踐
文陛彰華纓父以子貴封爵並榮則向之飲食服
冕聲樂居處奚求而不得哉林子曰爰思奮飛聊
以俟時然僕聞善養豈利祿之貽哉大夫曰孝莫
大於顯親顯莫大於令名使子坐閱卿貳策足要

津建鍾鼎之鴻業垂竹帛之休聲載在史牒曰思
所有子若此爾祖清白所傳相與不朽矣林子於
是緘大夫之辭歸而揚之莆里百拜稽首洽我婦
子錫以純嘏綏以福履公爲舉觴靡不懽喜

原壽爲太僕史年兄七袞

嘉靖甲子八月初吉玉陽史上卿年躋七十擬香
山而開社置鄭驛以通賓四方緘文馳幣獻觴介
壽者冠蓋相望司勳氏自姑蘇往道遇荆溪丈人
曰公奚往得無爲玉陽君來乎余曰然丈人曰美
哉壽矣公知何脩而臻此乎司勳氏顰然而哈曰

予先子中憲公與其考光祿公暨仲氏司直君與
太僕君同登甲第予又同舉於鄉榮叨兩世誼協
通家曷爲不知也粵稽往謀邈矣史氏佚產周而
濬源丹弼漢以垂裔託肺腑於椒房奉綸絲於楓
陛蟬聯累朝本枝百世家埒羸訾鄉稱鼎貴蓋聞
飲食爽口被服華榮安居移氣廣樂娛情皆所以
養生也聞之卿家有若嘉肴腥臠旨酒縹清腴出
牙調芳由狄營食之飽德酌之飲醇故皮閣畜之
異膳寢遊從以常珍非享此而壽乎丈人曰薄滋
味者不悅膏粱嗜肥甘者命曰腐腸上壽不爲也

又若綺縠織眇戍削允精純綿麗密在筭必盈影
纓縹組散耀垂文故高年蒙疋帛之賜禦寒有重
裘之溫非緣此而壽乎丈人曰短褐苟完聊以飾
躬服之取灾或由不衷上壽不爲也若夫閑宮顯
敞洞房窈深翬鳥殊制鈇櫨異形丹堊所不及施
寒暑所不能侵于時燕處君子攸寧非居此而壽
乎丈人曰吉祥止止生於虛白高明之愆懼瞰其
室上壽不取也若夫金石遍奏絲竹駢羅選舞燕
趙發曲陽阿貼席銜簪綽雪迴波聽之忘倦觀者
宣和非御此而壽乎丈人曰五色令人目盲五聲

令人耳聾釋氏戒慾哲人黜聰上壽不爲也司勳
氏曰蓋聞心憂則形稿志暢則體充玉陽君早司
文部晚簡青宮金紫濟美寵光有融胡求不得胡
欲不從非以此而能壽乎丈人曰道家之言貴於
止足玉陽君超然遺榮反其初服奪鳳池而不驚
解龜組而非辱上壽不願也司勳氏曰蓋聞義興
奧區仙靈窟宅洞壑標奇張善著跡法可回金藥
能反白玉陽君結侶方外釋戀域中朝廷園客夕
訪壺公雙玄觀妙五蘊了空非緣此而壽乎丈人
曰似矣然瓊藥無徵石髓難識不若齋精葆真調

心守寂庶可引年而却疾也司勳氏曰蓋聞積善者蒙餘慶陰德者獲顯報匪自天申實由人召玉陽君慷慨好施閔窮必賑允恭之粟散之如期孟嘗之券折而不問所賴全活奚止萬命此非仁者宜壽乎又若翁伯移權蕭生平諍攀樹免侵隴之仇守劍改盜牛之行容人之度既優哉德之私難罄又若倭夷肆劔流劫鄉邑召募勇敢授之計畫義聲彰聞盜戒不入民之安堵伊誰之力人皆好之而欲其生天亦惡得而不聽之民哉丈人頷之曰旨矣斯言得之矣向所啓我富貴紛華而屬厭

神仙迂誕而不經善慶恩德庶有憑哉司勳氏曰天道難諶望報抑豈玉陽君之心哉聞之堂構在溧別業棲荆銅官嘉麗玉女澄泓瓊果夏熟瓊樹冬榮招雍門之客集蜀郡之英摘藻詠勒鴻銘圖邛洛之勝寫郊居之情高堂不能傾曲池何時平衍後昆之裕垂不朽之聲所謂百千萬年眉壽無有害者豈特皤首黃髮間哉斯地也勝蜚觀擬鈞天檢秘祝表祈年歲八月誕之先後齊室備吉蠲肅虎拜望 龍顏以仰答

聖天子之寵綏豈敢自幸其履旋而已哉玉陽君

之壽信無涯矣丈人聞之鼓枻而去莫知所止司
勲氏乃屈上卿之廬載拜而獻觴焉玉陽君亦載
拜而酬之因告以丈人之語相與歡喜此殆麥丘
之示德音絳縣之占甲子願代副墨請書其事

大司馬齊安劉公七十序

世之恒言曰北吏尊而南兵重云夫謂北吏尊者
非以太宰秉銓握爵綜核功敘藻別材流華階顯
級賢可越次而予之否則不崇朝而奪之

天子勞求於上惟宰臣是咨第曰俞往哉汝諧耳
南太宰視空篆稽恒牒不得操黜陟之權卽考覈

臧否亦止於畿輔之內而不能行於天下均爲太
宰而勢尊相萬也夫謂南兵重者非以大司馬掌
兵戎守京邑防扈

陵寢控制江介疆域旣廣機務寔殷北司馬近在
輦轂憑藉寵靈外禦胡虜分建督撫各鎮要害從
中制之均爲司馬而任重亦相萬也是二官缺必
簡才猷懋著德望兼隆者僉謀而特命之不輕授
焉若今齊安劉公少懷楚璧長挺周楨蜚聲郎署
叅秩藩臬肅憲臺端宣威齊魯所在底績乃拜爲
南司徒地總財賦職專錢穀稱平準焉曾不待年

聿反初服栖遲江漢偃仰林臯幾十年矣 今上
嗣極覃側席之憂搜在野之逸詔使馳於南楚旌
車賁於東山時已丑蒙 召者凡五人公爲之首
帝眷尤渥不踰年而有天曹之移纔數月而膺夏
官之拜公乃感恩思奮精白承休可謂卷舒隨時
龍蛇互用者矣茲地也

高帝定鼎以來

成祖留守之後陋眡豐鎬劣觀關洛鍾山之陽王
氣鬱鬱石城之勝江流環繞垂二百年矣

先帝時乃以倭夷構釁繼之悍戾逞克烽火照於

甘泉戈戟交於都市雖尋就翦滅而長漸滋蔓式
遏永圖罔可弛者况矇衝巨鑑非驍騎之雄鉏耰
棘矜非控弦之利公至坐鎮而彈壓之不越帷幄
之中樽俎之上而潛銷妖氛默禡鯨鼉者多矣以
公平昔談道德而趨仁義悅禮樂而敦詩書文武
爲憲吉甫是班柔惠且直中伯惟貳公所謂社稷
臣者非耶隆慶己巳年躋七十仲夏望後寔惟誕
辰凡陪都百寮公侯卿士咸來獻壽浮以菖艾羞
以含桃揆藻摘績升歌播頌者纓綉輝映綦履響
臻余跼伏東海之濱追緬曲江之誼雖不能越山

川以厠於稱觴之儔亦欲擬岡陵而附於操觚之末適太學余生祝者歎人也嘗遊公之門乞言以贈司勳氏曰子行將壽大司馬乎夫禹敷九土排淮導河注江達海此其上游公爲奠安所以壽國脈也濠潁舒亳之間此其要衝公當一面所以壯國威也揚州之域海陵之倉苞篚之入魚鹽之利由茲以通所以阜國財也東連吳越西引荆蜀南跨閩粵此其都會公保障之所以固邦家之基于億萬年也公豈獨際昌期享黃髮爲身壽而已哉稽之彝典由南司馬擢北太宰者僅有其人滁陽

任淺業亦不竟嘉靖改元若太原喬公勳名炳曄今猶想見將俟之公矣夫郊廓之曆數過卜絳縣之甲子靡筭公殆與國同久者哉余子載拜緘文以行

少司馬新安汪公五袞序

萬曆二載今司馬氏南明汪公五十之期里人典客黃君汝會問壽於司勳氏蓋嘗從余遊而其子太學生立孝等爲公姻末用是効祝於司馬徵言於司勳者也美哉壽乎爲人臣皆欲獻其君蹄縷之微願爲天子壽也爲人子皆欲獻其親鷄豚之

養樂其逮存也朋友之交亦先爲壽酌以大斗以
祈黃耆者也若罔所烜赫於時稱述於後彭殤等
耳惡在其不朽也于是乎有垂帛之勲藏山之業
焉將與日月爭光霄壤俱敞者也余不能詳司馬
氏之行而好讀司馬氏之書若副墨所載汪故潁
川之苗裔也後徙新安少田賦以賈代耕大父客
遊燕代遂用監鹽起致饒裕尋罷歸折節爲巖穴
處士之行元子復修業而息之然好行仁義生司
馬氏受大夫封蓋積德百年而興者公方在統綺
博綜締緝甫冠射策發科試縣令遊郎署出領劇

郡臻於乂理爲良二千石肅憲七閩聲名籍甚張
而能弛屏居饒中募金庭玉柱之勝迺東遊吳會
浮五湖探兩山余遇於吳門見其克腴粹盎似有
道者謂宜壽旣而

詔起持斧鄭陽愴其威稜晉爲少司馬按周禮夏
官之職恪修舉之訓士卒勵車徒蒞兵詰戎佐
天子中興之烈每念封疆禦夷狄宣威於外將繫
單于之頸而管其背修德於內審黃石而存苞桑
勲莫大焉間治古文辭取法太史襲跡先秦黃山
白嶽闡其靈秀衡郢之室咸瘞草焉海內宗之新

安諸彥自昔詹程輩為之減價功德並邵而言益
彰非與日月爭而霄壤俱耶問其齒纔遠大夫耳
俾爾耆而艾曷所底焉于是典客南向再拜緘司
勲言北向再拜為司馬壽束帛加璧馳之京師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六

姪樞謹校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七

吳郡 皇甫沆子循 撰

碑版四首

平夷碑

蓋聞垂綃之代爰有徂涿之師舞干之朝不廢伐
苗之典觀兵丹水享士鈞臺雖文德誕敷偃彼若
易而五材並用去此則難矧夷狄之為中國患也
自古紀之矣漢唐以來道革汗隆勢因叛服靡有
常焉宋德不競鼎祚潛移胡元猾夏僭亂斯極天
啓我明時則

高皇帝汎掃妖氛肇爲戡定
文皇帝芟夷餘孽弘致盪平

列聖相承制馭一軌賓譯四通

皇上嗣統湛恩懷柔舉種卽序琛賚軼漠玉帛來
庭二百年而海內晏然矣蠢茲蠻服日本最大
聖祖慮其險阻易憑狡詐難格絕其內款禁其互
市瀕洋環島羅衛布堠而嚴爲之防智矣哉自是
濤波晝戢關門夜開亭障弛而不設舳艫蔽而不
修斯憂兆於忘危釁生於玩寇者也倭奴乃乘間
竊發始則歲旱荐飢奮臂掠食抃死扶傷而已迨

夫假託依附嘯聚寔繁桀鰲孔熾遂乃隳城劔邑
斬將殺吏侵擾我疆場繫累我黔首農夫釋耒紅
女寢機飛棟成墟餘皇爲燼刺嬰兒以釁鋒剗孕
婦以染鏹蓋鯨波之巨浸而蠆毒之劇蠹也階之
爲梗豪右乾沒貪其奇貨爲之羸糧響道阨塞漸
諳虛實悉覘視我稍輕敢於深入也東南之區財
賦攸萃俗號紛華地稱嘉麗一旦烽火照於錢塘
之江荆棘蔓於長洲之苑蕭條千里顧不痛哉
皇上震怒集群議以廣思回北顧於東眷運神謀
下明詔剖符秉鉞之臣妙簡而任專闡分麾之將

疇咨而遣竭內帑之財調六郡之卒雲臻颺赴棲
於會稽然戰輒不支賊無亾矢遺鏃之患而我師
坐困矣吳越甌閩兵連於四境壬癸甲乙役疲於
累季意者天吳爲察波臣干紀不然胡酷至此也
皇上思欲祀洪濶昭玄貺乃有浙郡趙公文華時
在納言日隆睿眷晉秩司空明禋宗委公爰奉如
絲直履窮髮指日月以誓辭望山川而增厲審利
害於出疆聽便宜以從事旣而開庾信之府叅寶
憲之幕留侯在幄亞夫行營詩書素敦禮樂具在
乃倚爲長城資之武庫矣于是宣威敵愾殲馘獻

俘以報于

天子 聖心以懌加公宮保以寵異焉前此計眩於
狐疑機失於逗縮者公數其罪 聖天子飭法以
示懸藁之徇差級而俟收榆之效仁義兼覃矣越
歲執徐賊復猖獗窺建業犯淮揚公暫違聽履仍
俾受服方叔于征令公再見金陵盤石以爲固漕
舟塞江而無恙一戰而挫鋒於呂城再舉而摧戈
於桃港僵尸乍浦褫鬼梁庄當六月之期應七旬之
候組甲凝霜旌旄耀日公方按節徐行緩帶談笑
惟時總督則少司馬績溪胡公宗憲提督則大中

丞桐城阮公鶚西蜀張公景賢澶州史公褒善監
察則侍御姚江周公如斗邢臺趙公孔昭滇南邵
公惟中僉謀既同諸司百執事而下共命惟恪或
者議欲輸幣以誘其降堅壁以俟其老緩追以縱其
逸假息以盈其貫公持之曰余藉天子之寵靈
二三元老之中覆兵速乃神事需為賊勢在破竹
間不容穉矣乃令沛之亡命拔戟而登齊之驍騎
控弦而入楚之椎髻挺刃而馳吳之輕剽煦沫而
沫越之勇敢烈炬而焚五道並進長伎畢集筭無
遺策刻不踰晷生擒百人斬首千級溺骸汨羅焦

骨炳燭以萬計史書大捷無是過焉而贊成之者
則兵曹郭仁也于是飲恨者快心含憤者吐氣歛
戚成懽破涕為笑姑蘇之民曰殄瑕滌穢惟司空
雲間之民曰室家胥慶復我農晉陵之民曰分茅
疏爵報宜崇潤州之民曰生子名趙恩無窮四郡
良守乃率僚佐將采民謠播饒吹勒鴻休刊貞石
謂余與公誼聯榜末屬操鉛槧嗟夫料敵制勝哲
也信賞必罰斷也躬冒矢石勇也不以賊遺君
父忠也以此衆戰戰奚不克哉若夫懲厝薪於往
轍存苞桑於來監公奏凱之日有副封焉銘曰

憲周劇秦若稽炎漢中葉惟宣先零構患充國請
行金城圖筭矯矯虎臣邦之屏翰曠世濟美司空
乃誕蠻夷于襄寇不可玩淳海旣澄幽谷盡竄班
師奏膚獻囚在泮

天子萬年神武英斷才謝子雲辭莫能贊

吳韓襄毅公祠碑 代呂中丞作

吳有襄毅公祠自余始也余創之宜文之迫於瓜
代而去厥後韓生隆數來請沿牒方嚴搦管輒罷
茲撫滇南歸生復申前諾可謂不忘述祖者迺檢
舊草綴次之夫滇民亦反側思逞余率止以戡稍

執其醜始知成功之艱而益重公之才畧云

夫豪傑之士功業建於當時德澤施於後世進退
以禮身名俱榮乃崇爵以尊之厚祿以享之生有
殊褒歿有徽謚錄其子孫人心猶以爲未盡愈久
而思慕之不忘此廟寢之所攸肇像飾之所攸興
俎豆之所攸設而禋祀之所不忒也余自弱齡凡
忠貞節烈所謂士之豪傑者或史冊所紀載或父
老所稱述未嘗不延頸拊髀想見其人恨不得與
之同時焉逮忝進士授御史爲
聖天子秉憲之臣尤以激揚旌別爲已任及奉命

巡按江南持斧肅軌攬轡觀風庶幾遇其人而酬
其願焉若都御史襄毅韓公雍者蘇之長洲人也
余按茲土三學弟子員以祠事來請因覈厥履公
志抱經綸才綜文武弱冠影纓釋褐被繡即霜愴
轂下風動臺端叢案決流宿齒推服諸道奏讞咸
公叅定尾有公署多蒙報可人畏洛陽年少矣巡
按江右逆濠怙勢包藏禍心首削護衛陰奪其氣
而寢其謀新建之勲公基之矣由是晉浙于藩宣
大之屏功多不載既而五嶺倡亂百粵不靖
憲皇帝疇咨簡命公乃受脈專征至則憑籍寵靈

布揚威信凡攻守招納調遣防禦暗合荀卿之制
間出曲逆之奇每遇敵輒身先士卒咸感激
無不一當百者凡猺獞黎獠黃蕭諸裔素號難格
計日盪平之斬首數百萬捷以數千聞思古方叔
之翦荆蠻晉公之克淮蔡充國圖筭於金城伏波
標勲於銅柱曷過馬事具平蠻錄及公家乘中不
暇一二談也至若浮槎剡木流馬非神驅羊負芻
火牛謝巧設機用謀則籌沙示糧束藁得矢智出
其下矣公殆天授非人力所能庶幾也又坦懷闊
度所駐壺觴高引刁斗盡弛或橫槊賦詩或登樓

舒嘯有羊謝之風焉功成身退口不言吳可謂善處功名之間無犯道家之忌者矣而猶以中貴之詆屏居江東溘死牖下不克釋韜鈴而秉鈞軸舍遐徼而司禁闥爵不及嗣悲哉廣南之氓追思德澤家祀而戶享之 朝廷報功之典尚缺焉後俞都御史鄧公廷瓚之請勅下立祠梧州至今雨暘水旱疾病災祥禱公祠輒應焉而桑梓之墟安可無祠以棲神妥靈在昔韓忠武范文正皆吳產也咸有專祠課功較德公實與叅廟享之舉獨可使貳乎因檄有司卜地而經營之按祭法有功德於

民則祀之典禮經有鄉先生死祭於社之文故祠之在粵尚功以敦報也在吳尚賢以示勸也非徒家廟歲時伏臘以永孝思而已昔孟軻氏謂夷惠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諸士子雖不及接膝於廟堂而希躅於里閭他日功名所就有等於公且踰之者使業不顯著澤不覃被有不報焉而媿於公者乎吾等有事茲土者謁公之祠仰止而景行焉亦將有興起者矣祠在郡學東先爲南禪寺趾撤下宮之植而新之無費於官無取於民廼闢而門廼筵而堂廼翼而序廼邃而唐

廼級而陞廼峻而墉一準范韓之規而廣袤有差
正以簿器酌以儀物舉以春秋可以常遵後之繼
者聞多捐貲加葺而愈光焉此秉彝好德之心敢
要以為作備者之功哉祠成於嘉靖乙巳之夏文
成於隆慶丁卯之秋云系曰

天挺襄毅嶽降之英濟商作楫植周為楨文醉六
籍武閑五兵弱冠肅憲秉鉞專征三苗餘孽弗敘
弗庭公往于夷辨解角崩旂翻作氣鼓譟先聲燎
蝟匪疾脫兔奚神軍中一韓異世齊名梧州報德
象飾猶生桑梓故墟懷賢夙興蕉黃荔丹惟粵之
馨橘甘蓴美羞土之美斷籐刊烈橫石勒勳南陽
慕亮東海表寧竦踊稽首式是典刑

徐文敏公祠碑

徐文敏公祠者祠明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徐
公也公諱縉字子容吳洞庭西山人也故號崦西
建祠者季子太學生玄素也祠成謂余少從公游
又為南畿所取士雅蒙公知亦能知公也屬撰記
之余往謁祠展象貌如生乃稽首載拜涕泣而歎
曰君臣相與功名之際豈不艱哉先大傳文恪王
公起自東山有子為擇佳壻得公良喜

孝廟末登乙丑上第改吉士授編修太傅方在政
府而公居翰苑聲稱籍甚

毅皇帝時公在史館多所紀錄間與北郡李子夢
陽大梁何子景明長洲徐子禎卿鄴郡崔子銑定
交筆札揚摧文藝獨以史職自任相業自期矣夫
唐虞稽古建官殷周猶未云備迨秦而漢稍稍增
置西京所載金馬著作之庭天祿校書之閣蘭臺
給札之典栢梁侍從之儀上有右文之君下多揆
藻之士遊叅枚朔詞妙淵雲唐宋始建翰林置學
士西京啓之也若弘文集賢地切清華承旨供奉

職隣樞要我明益重非由此選不克拜相執政可
輕授耶

世宗嗣位銳情經術優禮儒臣公以宮詹主試繩
鏡之喻拔必得俊又以少宰攝選銓衡所寄掄無
枉材且啓心於講幄喻道於經筵凡治亂興衰邪
正得失反覆辯析未嘗陳端而令

上自擇兼之偉容儀善宣吐 帝爲改聽焉由是
清燕晝接寵賚日隆相君嫌其偏已也陰嗾儉黨
飛文巧詆公遂撲被東歸角巾長往縱情丘壑委
懷琴史若將終身焉厥後操軸旣移張弧盡脫數

從常侍顧問形求不見賈生何其久也為召蘇公
今安在乎鳳舉之使將駕安蒲狐首之嗟奄成宿
草 帝為悲悼焉乃復爵任子恩逮於存歿錫葬
褒謚義備於終始公亦不為不遇矣余慨夫君臣
之際寵孰維之怨孰戕之勲業中隳疇則間之身
名晚完疇則使之命也何哉乃竟不閱崇品不躋
上壽海內共惜之仲子詹事君玄成於城西建寢
叔子州倅君玄英於山中祔廟並致孝享季子狹
小舊制爰圖麗規因構赤城隙地奉以專祠上請
於巡按御史先為長樂陳公瑞繼為洛陽溫公如

璋咸曰我聞徐少宰者先朝之良佐茲邦之賢達
也觀風者不能舉以示勸奈何溷其後人檄下郡
守太原徐公節行縣經理將助之金季子謝無所
受惟聽幕掾督察工匠而已地名靈芝里跨芙蓉
橋其廣幾畝延袤若干丈為堂三楹肖像其中旁
為齊室翼以廊廡前又亭樹碑凡 制誥御祭諸
文及題咏詩詞具勒焉伉而為門繚而為垣濬而
為池邃而為道庭植松栢梧竹芳陰交覆綠溪桃
李荷芰穠艷競敷東接膠宮西隣梵宇羣峯映帶
四水環漪赤城勝境也太傅有祠北望而近昔高

步於金馬玉堂之上茲其棲於花洲茂苑之間靈
其並妥矣工儼於嘉靖甲子之春考於隆慶丁卯
之冬題其額者按院洛陽董公堯封懸以耀其門
者吳邑令福清魏公體明也考之日玄成等陳俎
豆潔牲牲以告于祠幼弟太學生玄佐冢孫履貞
咸與駿奔云銘曰

峻推崧嶽吳表洞庭降申挺秀誕徐效靈東矜太
傅西詡少宰辟彼中流玉柱雙在早奉鴻私末遭
蠅點心苟無愆躬遑恤蹇生居華屋死起玄堂茁
彼芝里似蔓而昌條風獻節灼灼桃李儼在春官

門藹多士花源通籟湜湜其清靈茲陟降宛昔登
瀛滅木悲秋洞庭葉去客有延陵帶劍在樹子孫
千禩勿替引之昭德揚休請事銘辭

重修至德橋碑

吳祀太伯自漢永興始太守麋豹建廟於閭闔門
外其徙於內則自梁乾化間錢武肅始也廟臨金
閭之溪宋乾道初沈度領郡乃建橋表坊廟曰至
德橋因廟坊因橋云迄我

大明歷年茲多橋漸崩圯嘉靖癸亥開士屈真定
者募諸檀越圖惟鼎新入鮮樂施事未易集也監

祭御史閩中陳公 命下再借三按吳中駐驄茲
地登瞰危梁顧瞻頽寢歎曰至德若此後何以觀
乃不責諸爲民之上而諉於遊方之外乎遂檄所
司捐贖刑之金刊他山之石盡易而更之徂暑而
呀呶興仲冬而厲揭免力不踰時工不愆素基雖
因舊無改而制則視昔有加矣然引纜之堤紛爲
韜筒之肆虹跨之堰鬱爲鱗次之居無復蒼檜翼
門綠楊夾岸也由坊而祠將以次修舉焉二千石
而下思紀鴻烈請勒豐碑謬以文辭見屬余按祭
法有五若太伯者由克讓以敦俗民非假法而施

建至德以肇基國可不勞而定左思侈其巨麗陸
生美其協靈非百世宜享者乎若夫仲雍揚波於
虞海季札蹈節於延陵貽厥後昆追嗣前軌苟不
見德惟法是聞雖有脂茶之密不能回斗粟之謠
篝距之神罔以格鬪墻之訟故興校易性榮陽無
並逮之獄閉閣引慝高陵有兩葉之田乃知化理
之本在彼不在此也高風旣逝末俗寔偷禮讓之
邦嚚頑善詆愿恪之民輕剽好鬪向也襲跡皮冠
今乃縱情綺靡始也脫屣千乘終焉變色一簞公
軫憂焉故新是橋者將新是民耳俗猶梁也克讓

則置諸安好爭則置諸危民猶水也有德則易以
濟無德則易以溺由是往來茲橋者足將進而惕
仰首坊下者潛焉而嗟有躬未遑謁其祠而赧然
趨者矣是秉彝之在人心未嘗死而公激發之機
入深而感速也粵稽古昔巡狩之典王者所至必
陳詩以觀風納賈以觀俗布德展義修禮秩祀皆
所有事而公代

天子優爲之豈曰輿梁有司之職非務其遠者大
者乎爲下爲民是謂鴻烈爲上爲德是謂令猷一
舉而二善具宜著之銘公名瑞字孔麟登癸丑進

士由科第超拜御史者相繼不乏爲閩世家云成
化甲辰巡按張公淮嘗新厥廟太史陳公音爲之
記公同產也先大父祠祭公信爲諸生時書其碑
曠若有待重感於斯銘曰

至德造吳洪惟太伯宣父有言禮讓爲國懷風永
歎禋薦靡忒中葉道衰民乃作辟吾君之子鄙王
與侯爵服非玩藝繁潦是羞仲揚其波季濬其流端
委于越比隆岐周肅肅柱下持節來巡六條咸察
百墜俱新納民於軌返俗以醇歸報我 后洽和
神人烈士徇名太上不朽聲聞於前光垂於後昭

德塞違功實云茂竦踊茲梁文石金久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七

姪樞謹校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八

吳郡 皇甫沆子循 撰

書牘十九首

擬詣大司徒論止王氏書

王子維禎將領浙關之役其友皇甫沆請爲止之
乃論於大司徒曰

僕聞姬公吐哺以愛士興勞魯國忘年以獎才流
譽蓋卓躒不群當蒙異常之顧人倫品藻必廣器
使之途矧中散間有不堪長卿或非所好豈可以
小授槩試俾在外無奇哉竊見本曹員外郎王廷

幹性繕淵穎質隣殆庶與越郡蔡汝楠並以弱齡
漸翼鴻達雙曜麗采馳聲藝苑雖終賈復作嚴路
再生茂以加焉使相府推轂銓宰甄才優以文史
之職厠諸華清之地必能鬻楊雍盛贊述休烈昭
多士之以寧表東南之有美旣乃蛾眉見嫉於衆
女鸚鵡貽戚於初筵誰之過與王子承嘉出守閩
州臥理移佐良牧赤城坐嘯固知通方飾吏非知
効一官者矣稍謝郡牒晉復郎署宜入掌書記坐
均邦賦曾未浹月遽聞遣以關譏之役委以摧筭
之務意者謂其心計默運皎節可亮將簡任而享

成去齊而燕重哉恐違不堪之情致無奇之慨傷
器使之義累品藻之明無以嗣哲姬公方容魯國
耳今夫崑山之玉明月之珠必爲之飾翡翠之筍
薰桂椒之櫝不適治理之用而充左右之玩者無
害其爲寶也騶馱馱必畜之中廐馴之路寢不
使鶩駕於道邑騁足於千里者無害其爲駿也願
公不俟瓜代亟還部檄推寶賂之愛察駿馬之志
以縻國士是僕舉燭於明公非爲王子束蘊也

與督學楊公宜論高氏書

僕聞之世有不能已之情而後有不得已之言是

故仁人之門不拒乎浚恒之求于命之請者將以
廣先容之路達幽隱之情耳僕自幼偕舍弟濂師
事郡學生高賢開導啓迪極其勤倍生我者父造
我者高也欲報之德未逢其適此僕日夕之私心
也矧此鄉之人從遊其門者蔚然雲集並為時髦
不徒如僕兄弟而已夫何數年以來身困於終窶
業弛於殷憂聰明不逮華殖漸落謂非命何昨者
扶疾就試頭眩心悸不知綴辭明鏡一照莫能掩
其形穢果以劣等失廩要亦懲創而激勵之公之
至教賢之大幸也夫復奚諉哉然而為賢悲者曰

首窮經積以數十年下帷之苦甫及充貢之期一
旦見奪辟望秋之禾加以憔悴不燃之灰益用撲
滅有稿死而已向隅萬狀行道心惻在僕惡能已
於情耶輒敢以其幽隱迫切鳴於公側公其體虞
廷在寬之旨法孔門與進之意限以日月容其覆
試以圖後新揚末光於頽暮保故物於窮途實曲
成之大賚再造之湛恩也且俾為弟子者少有以
報其師於萬一顧不為義舉哉豈特高氏鑄感而
僕之所以銘德者亦不淺矣

報黃守任君輒書

日月易流別來忽復經年緬懷良晤益用增勞遠承記存且推及先人頌之奠饋辭物並腆感慙交集銘鐫盛德何時可忘三覆惠諭知聶子量移於畿內郭丞反服於東山季君被逐於讒言張友愆役於匠作回思張組黃泥之坂泛舟赤壁之浦人有去留事成今昔佳會不常豈虛語乎公念及此我心憮然所賴慈母在郡良吏爲邦才稱撥煩治尚行簡黃民嚮化流茲頌聲雖吳楚相望江漢云遠亦喜聞而樂道者也來寵方隆慎時自愛

與王稚欽書

緬昔神交終成良覲幸甚徂年若電別日爲秋涓涓江漢我勞如何不肖承先人之痛抱痾苦寢投涕帷堂無因奉咫尺之書申綢繆之意執事諒之而已曩乞雄文爲先人壽迺今已矣一念及此五內盡裂夫喜與戚異感而同情者也弔與慶殊方而合愛者也僕之私心欲煩改撰誄詞以竟前請以遂鄙旨雖非稱千金於終宴亦將銘九原而不朽也裁書愴恍不知所言

答侯孟學書

春間承芳訊足感記存無何乃聞有萋斐之戚語

云皦皦者易汙豈不信哉此在高明固不足爲累而亦不必深辯也安以俟之久將自定蓋無愆何恤詩人之雅談先張後脫易理之明論也敢露丹款公謂何如令子遠來辱損教惠感感窺野鶴而不知不群覩龍駒而識千里極爲故人忻慰也但匆匆西發不能延致彌日徒抱悵耳炎暑方隆慎夏自愛不宣

與徐公子書

緬昔奉使南都得接杯酒之歡奉歌詠之教幸甚然雲雨旣散山川間之自是蘭心遂成萍跡謝公

嘗謂風流得意之事邇來都盡因思待月移席之句宛然在夢契濶數年此樂豈可復得哉執事省同此情也居憂抱病有懷莫致頃承玉體康勝爲慰雕撰盈廂不惜貽示萬萬秋晨蕭瑟西向無任馳戀

答司馬張公時徹書

頃王子百穀還辱損華緘藻集端拜展誦光彩炫室不啻奇琛異寶何自而降也且謙冲假叩獎誘過情非所敢承緬昔枉芳訊於清源挹光塵於都下彈指三紀餘矣公方周歷臺省而僕乃播遷州

郡飛伏乖跡音驛罕通然勲猷遠劭猶或相聞至
篇翰流傳間亦快觀蓋公玄悟夙超匠心獨契正
修辭者之所私淑而談藝者之所折衷也旣而暫
解本兵聊反初服娛情於山水殫志於鉛槧著作
日富造詣日工矣郎君過吳獲瞻玉樹恍對瓊枝
惠及數帙幸窺一斑茲蒙全示因得廣覽知文以
班馬爲準而吞吐六代成一家言詩以李杜爲宗
而綜括三唐亦成一家言是謂集大而非具體兼
美而非偏伎也夫文不難於鋪敘繫結而難於波
瀾光焰詩不貴於旨綴綺靡而貴於興寄才情公

如雲蒸霞鬱變幻百端河決川流一瀉千里波瀾
渙而光焰長興寄深而才情贍斯旨焉無盡而味
之有餘也諸家之評亦畧相似歐與楊顧欲探之
六經及於濟世無乃宋人然以此銓藝失之固矣
是耶非耶公自得之僕免官還山杜門却掃亦思
畢其小乘附諸大方而橫遭兵子之變累世所藏
秘書攘取一空平生所撰稿本散逸殆半監司非
但不能理其冤又從而抵其釁抱憤棲病齒髮頓
改學植益荒良用悒悒近兒輩稍稍芟輯無足爲
高明獻也夫吳越相距匪遙每思泛姚江探禹穴

踰四明以訪茂嶼諸勝倘山靈有知人願果遂懷
嵇公而命駕御元禮以登龍良晤有期書不宣備
與大司馬李公遂書

前歲橫遭兵子之侮奉書左右冀念疇昔因求振
援自後抱憤嬰疾一切以身外置之竟不能報殺
雪會興言痛惋追憶辱公物色朝堂之上晤言省
署之間氣奪夏給舍之門談傾張山人之座少年
英發可復得乎當時道術之交文藝之友豈特零
落殆盡抑且化爲異物者過半矣恭惟簡命方隆
垂聲籍甚出叅機務入秉鈞軸文武兼優功言並

立誠二京所獨推乃百僚之罕匹者也倘假餘光
之燭庶慰未溺之灰無任馳悚

與董侍郎份書

緬昔公在詹署適貴鄉范憲長補官之便曾附尺
牘以展候私既又公在銓曹適令壻徐子入試之
便曾賦鄙言以代芳訊皆未蒙垂報則葉如遺跡
敢復嗣音乎山居數載杜門寡營專事述作猶不
免於負俗之累長兄奄逝季弟中徂終鮮之嗟予
馬靡恃兵子構釁家遭破碎慘毒何可言悉今之
監司以此覃其威稜著其風裁示嚇於飢鳶奮勇

於死虎恐蒙叟所竊笑而卞生不爲也世路榛蕪
人情丘壑黠闇極矣謂天高地厚跼蹐莫容卽林
密山深棲止馬託憂標疹積齒弊髮凋每寄慨於
清流申懷於諦觀者也公夙挺宏俊之才茂閱華
要之品扈

聖台衮媿美阿衡群望所屬亦暫迴翔與時俛仰
知闔闢異施龍蛇互用非淺衷狹度者所能庶幾
也謹因信使聊布欵誠外新刻請教此技無足資
身徒生業障覽畢揮去之蕭序戒寒玉體加攝以
俟召命幸甚

與耿督學書

緬惟憲節臨吳獲奉光儀良慰欽佇嗣蒙推廩以
授之粲頒曆以示之朔遂使炊晨飽德占歲知祥
徒戢于衷未遑裁謝以憲府禁嚴尺牘罔通耳追
念承竄貴郡少年不識忌諱負才使氣未免視上
若發蒙操下如束濕以今思昔更欲貫石沒羽難
矣水火豈可復蹈哉此時乃不及接君爲恨倘聞
仁義之說相忘道術之交仰藉箴規猥加砥礪庶
或立於無過之地而今晚矣君天粹夙成人倫朗
鑒學宗宣聖教闡諸儒校藝燕閒宏開別館片言

足以折衷一動可以爲法如僕衰年病體偃息長
林莫叩門屏自甘茅塞寄之慨歎而已

與唐子書

頃奉書得報於白仲子所發緘申誦喜慨交集蓋
鳳毛驥足乃知謝公不死荀令猶存也僕念昔與
令先君舉則同年趨則同志以道術相砥以文藝
相推是爲儷金鑿而投膠漆者也至榮遺北關而
望繫東山晚因幕府之薦卒就弓旌之招使猿鶴
與悲松蘿斂色由是窺虜塞上襄夷越中謂可收
桑榆而垂竹帛矣何悟九原有牛山之嗟一朝成

翟門之歎詎忍言哉承惠使集二冊前此曾一再
覩矣正擬與足下商榷之然會晤無由宣吐莫遂
中心藏之又非筆札所能具達也夫條陳諸䟽雖
充國之策西羌伏波之圖南徼曷以過之若夫倚
鞍草奏橫槊賦詩雖造次占屬亦極嘉麗間有一
二如閑情之病淵明池鴈之累子建卽未芟棄奚
足掩瑜其上宰相及司空書竊有感焉宰相書如
云臨行時奉尊教所傳言王總督者已一一致之
又云王總督相去已遠容更託人轉達尊教司空
書云向會思質已道尊意矣昨承教示容更轉達

也又云思質處亦以尊意寄示之矣夫人臣義無私交奉使出疆便宜從事自我專之雖君命有所不受何得以宰相之意致總督乎况總督者卽令先君所勘失事人也其是與非當獨斷於心其功與罪可反覆於手宰相豈應有意示之而勘官又豈應唯唯奉之夫宰相當國或有帷幄之籌密勿之議所言公宜公言之若以天子之怒激發總督令其省愆改過爲總督良善矣如漏泄省中何殆非忠也至司空者彼何人哉不過挾君父之威恐嚇臣下欲其重賂以逞已私耳設使思質幸而

免於大辟天下將謂相府先有所要乃曲庇之令先君所與知也旣而思質不免於棄市天下將謂相府不滿所求遂中傷之令先君所共釀也是未死之前將受傳言之殃旣死之後懼貽追論之釁使王氏藉此以爲口實起而理其先人之寃雖百口何以爲令先君白哉亟宜削之可也恃通家至誼敢布衷悃惟足下裁之

與孫生書

頃聞意外之變良以爲駭卽使果實亦奚足累雖愛莫能助然戚本相關未嘗不懸諸心耳貴邑乃

山水勝地今爲爵服要區望塵附燭者必奔走之似非幽人所宜置足也坐是先公之奠芻未將周君之墓草徒宿並付之倚歎而已

答子浚兄書

弟沔頓首奉覆華陽兄前頃者猥蒙官謗再奪郎署歸來却掃獲奉友于幸甚幸甚然安仁雖甘心於宦拙而敬通終不能釋憤於見詆也省念累月疾病淹旬偃臥精廬忽投華帙伏枕展玩往跡可想幽悰具存愴然悲生霍然病已蓋詩之爲教緣情託興其感人深遠乃至是哉吾兄以宏大之才

充以博極之學故其爲詩也兼綜諸體之妙而不能稱之以一長盡臻名家之奧而不能擬之以一子此二陸辭藻獨秀於平原三謝聲華莫先於康樂者也美哉富哉允乎可以傳矣來命方嚴有疑不諱拘曲之見豈曰誠然如樂府雄深可刪者十罕其一古選雅贍歌行縱逸可刪者十罕其二五言近體之典麗絕句之清婉可刪者十罕其三差弱者其七言近體乎至強年以後則又進之矣考之於前知記室之早悟驗之於後覺少陵之益工者也再觀強前之集中多讌會游賞之篇艾前之

集半爲贈別寄懷之什日邁月征歲其往矣水流
岳峙跡其乖矣吾輩池草之情周郎隙駒之歎掩
卷三覆涕下無從嗟乎弟也少覃玄思長耽群藝
雖有懷縣之詩兩都之作適越之吟浮湘之詠控
惚於訟牒跋涉於山川簡篇寂寥辭旨蕪穢矣才
慚不逮齒媿無聞視吾伯氏大有徑庭不重感於
斯耶關西晚暮未足爲恨若夫聯壁之獎非所敢
承侍御之責亦烏能任之哉僭爲治點聊備採旃
秉燭有良晤臨楮無多談重陽日某再拜

非所與蔡子木

僕惟奉職無狀至關木索被榜箠受辱自貽伊戚
夫復何言所恨負刑明訓點污清流執事者不爲
遐棄顧乃在玉趾欵園扉綢繆永歎勤宣慰唁雖
尼父之矜冶長郭令之廉孟博何以加諸敢不仰
藉末光燭茲局影浸淫餘澤潤此涸鮮苟義氣相
激淑問奚疑是固鍛翼者之隱憂變色者之過計
也邇承執事祇役楚邦發揚郢調爛若藻績藏之
珍笥願眎副本俾三覆詩旨庶幾書授夫撫缶而
聆白雪豈異戴盆而覩青天者哉待罪法曹輒裁
簡謁曷勝惶慙

答王青州

僕自滇中詔報免官遐荒險阻朱明遞節觸炎蒙瘴委頓還山杜門棲痾絕交當路日覽衛生之經談灌植之務因念仕之進退猶晝夜寒暑勢有必至自恒情視之便咄咄以爲異事達人觀之若解懸釋負曾何芥於胷中耶遠損教貺良感記存往事無勞具陳矣省論亦未爲知僕之深何者老氏有云生我名者殺我身而足下以修名見屬又云知我者希則我貴而足下以後世相期豈僕之所敢受哉所示傳贊占綴甚古子長子政流也誦之

歎服新詩漫往鮑照句累江淹才謝今日之謂矣
覽竟直須棄去升沉冀隔已矣元美勉樹令猷以
愛景光

與錢侍御

頃入郡城竊聞亡友周以言仙蹟令人悵惋彌日繼之悲恨固知周君平生遺脫塵累抗睨凡流奄忽委化終成靈異良足紀矣因各賦詩願垂和章且云期以樓居要之圓月幸就此案代致悃誠儻惠然肯來延竚倏駕冀奉冥晤髣髴儀容皆文成之力耳夫虞丘雖閔菟氣則無不之也況神遊揮

斥那刹九埏奚憚百里內乎

寄沈僉憲

兄以雄才雅望秉憲西陲輯綏遠人當有解辦削
衽蒙化者焉若夫蒼梧形勝巡遊展眺勾漏丹砂
采鍊服食斯亦足以發藻績而固金石矣豈必近
地乃爲快哉

與釋雲谷

一別幾逾十春遙緒葛藤何可解脫僕免官東還
頗愜微尚因憶法侶棲跡名山體中無恙頃得大
林叅承下席朗詮遐躡復見今時獨傷鄙夫負愧

明紹耳夫昔遺民思肇音寄徒壅安石招道晤言
興感何當捐此塵累相從泉壑仰挹津澗庶不渝
夙心也敬賦短詩書之素扇無足溷懷袖間少垂
慧照幸甚

答張氏

僕山中之棄吏也與足下交乏半面誼感同心忽
枉千里之使馳八行之書示以名園嘉藻命僕亦
賦因思季倫金谷之什必屬和於潘仁摩詰朝川
之篇亦嗣響於裴迪古來盛事復見於今矧茲桂
樹叢生足占雅致奚必蓬蒿蔓翳始稱幽棲哉雖

未目擊其勝而已神遊其境矣隨題賦篇對使占
覆

皇南司勳集卷之四十八

姪樞謹校

未
目
勝
而
止
神
道
王
公
大
人
知
與
制
對
使

皇
明
司
勳
集
卷
之
四
十
八

從
正
德
定

